

續資治通鑑

冊
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一

起柔兆困敦正月盡疆圉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己酉金羣臣上其主

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金主自上年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臥內庚戌始視朝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罷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詔事秦檜故驟爲臺諫無一言彈擊茲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故

有是命

癸丑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

侍郎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

文殿大學士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

州居住孫近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剛中竝追復資

政殿學士故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

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乙丑金主觀角觝

戲罷中書門下省以太師溫都思忠爲尚書令以太

尉樞密使昂爲太保右丞相布薩師恭爲太尉丙

寅以令衿爲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祕閣周葵

權尚書禮部侍郎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

韶爲監察御史帝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

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竝爲察官而湯鵬舉周

方崇凌哲爲臺諫

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

限五日出門其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 庚午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黃公度引見帝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帝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與與者不欲帝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秬入辭秬言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爲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卽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巂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爲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于裕民州屬蠲減虛額人受其賜更請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攜幼共聞德音秬重之

子也

二月癸酉朔金主改元正隆大赦

甲戌左

朝議大夫劉才邵權尙書工部侍郎

己卯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李耕卒

昭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

岳超爲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

庚辰金主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

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辛巳金改定內外

諸司印記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爲資政殿學

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

天資兇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陋通判以下差遣已得

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

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

之爲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

之爲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

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議論於同寅
之閒則愚而好自用奏對於君父之閒則賤而好自
專迹其所爲稍若假以歲月授以權柄殆有甚於秦
檜於是良臣亦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乙未左朝請
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 金司徒
張通古致仕 庚子金主謁山陵辛丑還都 三月
壬寅朔金始定職事朝參等格仍罷兵衛 甲寅詔
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院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
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戊午權刑部尚
書韓仲通守戶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敷文閣待
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 己未資政殿學
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參知政事 癸亥太
尉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玠開

府儀同三司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

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爲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造詔命召用舊臣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隣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邊郵綏靜嘉與宇內共底和寧內外大小之臣其咸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置重典自秦檜死金人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閒有妄傳召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講和息民悉出宸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

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

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皆

與該合乃下是詔夏四月甲申刑部開具自去歲

郊祀後監司郡守嘗被臺劾之人直龍圖閣趙士㮮

前知紹興府專與秦檜作媒直徽猷閣龔鋈前淮南運判其弟與秦管莊直祕閣鄭僑

年前知廬州鄭震前知嚴州鄭靄前四川提舉茶馬高百之前知温州張永年前知無爲

軍王晌前知太平州已上六人並檜親黨孫汝翼前知荆南府直敷文閣方滋前知

明州已上二人並交結檜共十人詔竝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

崇言延閣寓直所以待英俊而寵勞能請將去歲郊

祀後臣僚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竝鐫落職名非

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實爲

榮耀故有是命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

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

使吉州刺史知閣門事蘇華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副之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爲額上舍十

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

員未幾詔學生百員爲額

癸亥在七月

甲午詔諸路州

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帝嘗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爲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蓮子雙頭處處有之亦何爲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爲年豐穀登可以爲瑞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爲不美然何益於事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

曰法理皆通可備刑讞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
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
變知勇絕倫可備將帥令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
馬光所請 慶遠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吳蓋爲寧
武軍節度使 五月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爲尙書左
僕射万俟卨爲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

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甲
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尙書禮部侍郎丁未侍御史
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戊申詔故追復觀文殿學士
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追復資政殿學士孫近
與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與致仕
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段拂竝追復
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程昌寓追

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大中大夫范
冲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右文
殿修撰趙開竝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左
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開左朝奉郎游操
呂本中竝特與恩澤一名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
家被害理宜優卹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
未金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
尚書兵部郎中蕭中立來賀天申節 己巳前特進
張浚度金人必渝盟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
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以
爲久長計歟臣誠恐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
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烈之士淪亡殆盡內憂
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今天下譬如中人

之家盜踞其堂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是月金頒行正隆官制六月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庚辰金天水郡公趙桓薨

致異宋史欽宗紀祇云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帝

崩問而不得其歿之年月三朝北盟會編亦祇載三十一年哀詔而於欽宗之歿略而不書竊憤錄以爲正隆六年亮宴諸王大將於講武殿大閱兵馬令天水侯趙某領一隊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其乘之圍既合爲騎兵踐踏而死案金史欽宗之歿自在正隆元年而非六年竊憤錄本僞書不足信也嚴冬友定爲欽宗不得其死謂海陵無道於太宗諸子及宗翰子孫屠戮殆盡何有於宋之降王宋人紀事之書多以欽宗爲被殺必非無據當從文道紀年紀略作爲海陵所害庶於書法爲允余謂宋人紀金事南北傳聞每多失實況僞託之書乎旁撫野乘不如正史之傳信今仍從金史書之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

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左奉議郎孫覲復左朝奉郎覲既敘官當秦檜秉政畏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上書自訴乃復舊秩丙戌金以尙書右丞蔡松年爲左丞以樞密副使耶律安禮爲右丞丁

亥作皇帝本命殿於萬壽觀依在京以純福爲名

流星晝隕

秋七月甲辰三佛齊國遣使入貢

丁

未彗星出井宿間

戊申詔曰太史言彗出東方朕

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尙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天垂象可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屬州縣詳慮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放務使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實 己酉金主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 壬子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賜諡忠肅先是帝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 丙辰夜

彗星沒

辛酉夜天雨水銀

八月丁丑金主如大

房山行視山陵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李義政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六兩明珠百沈香千斤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千匹馬十象九詔尚書左司郎中汪應辰燕國于玉津園遷國爲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才七十五日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參知政事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平王李天祚爲檢校太師功號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 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 九月

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

統制知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
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
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
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
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
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
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
於陳法有圖而無書焉 辛丑沈該等言安南人欲
買撚金線緞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帝曰華侈之
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
銷而爲泥甚可惜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
足以供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
須申嚴行之 乙巳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

樞密院事

癸丑御史中丞湯鵬舉兼侍讀權尚書

兵部侍郎

甲子湯鵬舉言西清次對超躡禁從所

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塤敷文閣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請鐫褫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許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壻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冬月己巳朔右朝議大夫知明州王俟試尚書戶部侍郎丙子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爲殿前司前軍統制乙酉金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丁酉詔前特

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埃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
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求直言浚慮金數年
間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
之爲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
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爲帝終言之乃復奏曰嚮者講
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
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
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
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聚於富貴分別黨與布在
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爲身謀而不爲陛下謀
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
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
而正墮其計中臣願陛下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